

《烈火重生》

作者：森(六)

一个大熏房，是厂方用来熏树胶的房子，一片漆黑，空气不流通，没什么窗户，没有电灯，七八百人堆在一处，臭气冲天，每人每天吃一点杂粮粥，喝咸水，小孩、衰弱者开始生病，喝了咸水吃不卫生的东西，吐泻开始感染，地上尽是吐泻的污秽，谁还能管？每天都有四五人病死，熏房尽听痛苦的呻吟声和哭泣声。她孩子顶不住了，开始时一个孩子染上了吐泻症，死了一个，隔两三天又死了一个，在短短几天内死了四个小孩，剩下一个最小的男孩。

大人小孩死了，最初还有四块木板装尸。后来死人越来越多，每天至少四五人，就用一个木箱装几个尸体。最后连箱子都没有了，就放进麻袋扛了去埋，黄阿妹老人也差点送了命，终于幸运地活下来，那里真是人间地狱。

国际红十字会得知西加里曼丹华人的悲惨状况后，寄来了救济物品，但是也有卑鄙的家伙，从中渔利。经过政府与几手的所谓处理难民事务所，他们把白米换成坏米和粟米，等送到黄阿妹老人的难民所，已经成了畜性吃的粮了。几个月后，红十字会就再也没有救济了。

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了维持生命，他

们到处在市区排队向华人乞讨。出于爱心和同情心，山口洋、坤甸等地华人很多给予难民们吃喝穿的援助，但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，因为当时政治治安不好，影响了地区生活和经济的发展。在大举排华的形势下，华人惴惴不安，一般不敢出门也减少做生意，甚至关门大吉。长期的大批难民乞讨，实在也让当地市民担负不起，越来越多的难民饿死病死。

苏哈多政府把难民载到各难民集中营，熏房，树胶房、学校，坤甸新埠头、坤甸郊外二十多公里的卡里曼斯、日本沟等地区，至于这些难民的生活、病痛就置之不理了。

1968年黄阿妹老人被集中载到日本沟，这里已有做好的几栋长屋。一栋长屋住上十几二十户人家，大概有上百户人家挤在十多个长屋。黄阿妹老人带了一个幸存的小男孩，开始新的逃难生涯。刚来时，日本沟是一片森林和沼泽地，下雨就淹水了，土地不肥沃，水沟里的水是深红色的，非常肮脏，大家就在后面再开井以作饮用，下雨就盛雨水喝。

红十字会发给他们一天一人一小杯米，大家半饥半饿，每天吃粥和杂粮野菜，在兵的看守下，男人砍大树，慢慢地

把沼泽地填起来，各自搭盖小茅寮不再住长屋。女人就在附近找野菜，或给附近的马来人、马都拉人做佣人、做杂工，给他们煮饭、做菜、洗衣、拔草等等，什么都做，换取一天的工资25盾，买不到一公斤米，后来工资才逐渐增加到50盾、75盾一天，非常贫困。黄阿妹在日本沟又生了两个男孩儿，一个女孩儿，孩子没机会上学。

黄阿妹老人四十多岁时，丈夫因工作艰辛生活贫困而得病，没药医治而去世了。没了靠山，凭她一个女人拉扯孩子们长大。

日本沟住的居民有的被外面的亲人带出去生活，有的外面打工然后搬出去，剩下三十户人家仍然坚持在日本沟生活。孩子们到附近的印尼国民学校读书，因为那是政府供穷苦孩子读书的贫民学校，免学费，只需自己买书和笔。

现在黄阿妹老人跟女婿一起住，女婿到山里找树叶、采山菜及蘑菇等，然后带出市镇卖以维持家计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

黄阿妹老人说：她要诅咒过去的政治动荡，让她失去幸福的家园，失去财产，失去四个孩子。华人是善良的民族，为何遭到残杀？为何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？为

何落到如此悲惨地步？

黄阿妹老人现在每天以她瘦弱的身体，力尽所能去帮助儿孙，看顾孙子等做些琐碎的家务，以度过和结束她风风雨雨的人生。

六、腥风血雨莱兰蒂Melanti

山口洋是西加最漂亮的山城，青山绿水还有那不逊于巴厘岛的海上风光，有山口洋阿妹的美称，每年在此有来自全印尼各地的游客，甚至世界游客纷纷慕名而来，观看最热闹的多姿多彩的闹元宵，但是却鲜为人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段伤心的历史。

我探访了日本沟难民后，脚不停蹄再乘两个多小时的汽车，终于到达现实的历史山城。在奔往山城的车窗前，我喜欢瞩目凝望路旁那永远常青、茂盛屹立的松树，让人肃然起敬，仿佛看到了挺立的勇士，可惜，现在已被砍光夷为平地，杂草丛生了。

踏上山城，我首先拜访了莱兰蒂屠杀案幸存者芳盛。芳盛，现年67岁，客家人，一家有十一姐弟，除了逃出来的五兄妹外，其他与父母同受难，全被烧死残杀了。

1964年，年轻的芳胜在外乡工作，参加进步农村青年组织。1965年九州事件发生后回到家乡莱

兰蒂村。在家几个月后，警长叫芳盛准备好衣服，明天要带他去万那Ngabang。芳盛知道不妙，要逮捕他了，他父母亲爱惜孩子，连夜安排他逃走，正因芳盛逃跑才免了杀身之祸。

从孟加映Bengkayang走路去马云Majung得花4个小时，从马云去莱兰蒂也需4个小时，芳盛的故乡就是在莱兰蒂，那里有二十多户小康人家，家家店店相连，堂堂户户相通，围饶着山山水水，一片娇艳的庄园景色。但是，万万没想到，最惨无人道的屠杀华人的历史事件，就是在这里开始的。

马云、莱兰蒂有三个警察管理，警察长是达雅人。当时华莪孟加映一带谣言纷纭，每天都可听到骇人听闻的烧杀抢的事件发生，警长利用人心惶惶之际，对马云华人说：“我带你们到莱兰蒂村，如果你们在马来人或达雅人乡村有相熟的，你们可寄宿在他族的家，比较安全，暂时逃避一下，平静了再回来。但是你们带着贵重的金钱不安全，先托我放，平静后再拿回去。”人们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，别无选择，认为事件顶多一两个月就会平息，便纷纷拿出金钱托付他保管。

三个军警带着三百多位马云人走了五个小时路，到了阿芳